

时代变化中的荒诞与真实



《灭籍记》
范小青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范小青的每一部作品,总能给读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她的长篇小说新作《灭籍记》是一部极具荒诞色彩和先锋意味的小说,讲述了吴正好、叶兰乡、郑永梅等人“寻找”的故事,几乎全程让人忍俊不禁。主人公吴正好在准备婚房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张纸——一份送养契约,产生了寻找父亲的亲生父母郑见桃和叶兰乡的念头,从而引出一段特殊的历史,以及一系列人物在这段历史中离奇而充满辛酸苦辣的境遇遭际。小说分为三个部分,三个讲述人,三个叙事视角。第一部分的讲述人是“孙子”吴正好。他试图寻找父亲吴永辉的亲生父母。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找到

了:爷爷郑见桃已经去世,奶奶叶兰乡在养老院。叶兰乡是第二个讲述人,然而这个叶兰乡并不是叶兰乡,她其实是爷爷的妹妹郑见桃。郑见桃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或者说她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身份里,“叶兰乡”是她最后一个身份。她告诉吴正好,他的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儿子,叫郑永梅。第三部分的讲述人就是郑永梅,然而这是一个并不存在于现实中、只存在于纸上的人物。他是在那个荒诞的岁月里,叶兰乡为了掩人耳目而虚构出的一个儿子。荒诞离奇的故事,加上荒诞幽默的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使这部小说天然就有了黑色幽默的荒诞色彩。在《灭籍记》中,可以让一个子虚乌有

的人来讲述故事;人鬼可以对话;同学们可以煞有介事地争相回忆自己与“郑永梅”的过往。玩世不恭的叙述语调,充分体现了“范氏幽默”的神采,深含着对荒诞世界的反讽。梦里梦外,人或鬼,亦真亦幻,时虚时实,让人莫辨真伪。作家用荒诞之笔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神秘、恍惚、荒诞的世界。

但显然,作家并不是要写一部好玩的荒诞小说。关于小说的主题,作家曾经说过:“其实最初‘寻找’这一主题,只是小说的引子。但绕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先那个‘寻找’主题。”似乎是无心插柳,但是实际上范小青是有着高度自觉的。她写作这部小说就是为了“寻找”,而且她始终陪着小说的主人公在“寻找”。

“寻找”什么?寻找“籍”。《灭籍记》这个名字有点费解。其实灭籍并不是消除籍,而是寻找被毁灭的籍。籍是什么?它是房契、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出生证、工作证、介绍信……籍只是一张纸,但却是一种契约、一种身份的证明、一种主体的自我确认,更是一种象征、一张无形的命运之网。没有了这张纸,你就什么也不是,你就没有了身份,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存在。在《灭籍记》中,一个活生生的人(郑见桃)因为档案的意外丢失,失去“身份”,不得不盗用各种别人的“身份”,才能艰难地生存下来;而一个并不存在的人(郑永梅),却一直依靠身份“活”在世间。所以,寻找“籍”实质上就是寻找“身份”。

范小青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越来越不相信人本身,而是越来越依赖于“那张纸”来证明或确立自己。于是,每个人都要努力取得各种“籍”,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看似荒谬,但它正是现实的存在。你愿意相信一个活生生站在你面前的人,还是相信代表着“身份”的一张纸?答案是明显的,如果没有那张纸,你是不会轻易相信一个陌生人的。这是现代人类社会的普遍性荒诞。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是困扰世界的三大哲学难题,在《灭籍记》中,范小青对人的“身份问题”发出了类似的思考和提问,这让小说具有了浓厚的哲学意味。“最早的时候是这样的,你遇见一个陌生人,他跟我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你就相信了。后来,你又遇见一个陌生人,他跟我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你就不相信了。因为这时候人类已经学会了瞎说,而且人人都会瞎说,所以,人不能证明他自己了,你必须看到他的那张纸,身份证、房产证,或者类似的一张纸,他给你看了那张纸,你就相信了,因为一张纸比一个人更值得相信。再后来,你又遇见一个陌生人,他跟我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你不相信,他拿出了他的纸,你仍然不相信,由于人们对纸的迷信,就出现了许多的假纸,你无法知道他的纸是真是假,你也无法知道他这个人真是假。呵呵,现在你麻烦大了,你信无可信,你甚至连这个世界是真是假也无从确定了。”面对“身份问题”,范小青的感叹正是世人的无奈。

《灭籍记》是荒诞的,然而它又是真实的,因为它是从生活中来的,是“建立在‘实’的基础之上”的。现实远比小说荒诞许多。“我在生活中处处可以看到悖论、荒诞,那个真实写故事的自己无法回去了,我要写现实的荒诞和形而上。”范小青认为,现代生活中的身份问题就是时代变化中产生的荒诞。在时代“新”与“旧”交替的时候,旧规则没有被完全打破,新规则也没有完全确立,这时就会产生“缝隙”,这个缝隙里面有荒诞的种子,荒诞的种子就是文学的种子。《灭籍记》通过一个个荒诞的故事,写出了几代人的生存现状与隐秘心事,展现了作家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小说历史与现实交融,世俗与灵魂纠缠,在看似轻松的幽默荒诞之间,完成了对于“身份”与“命运”的一次严肃而深刻的探寻。 ■徐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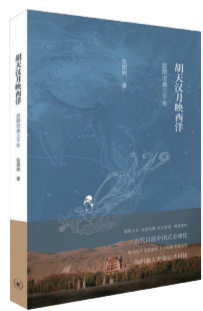
《苦难辉煌》
作者:金一南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苦难辉煌》(青少版)全景式揭示和剖析了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在生死攸关之际通过万里长征的跋涉,历经严酷的围堵后浴火重生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以义无反顾的顽强、前仆后继的牺牲、不屈不挠的坚韧取得了革命的成功,从苦难走向辉煌。



《新腔》
作者:张怡微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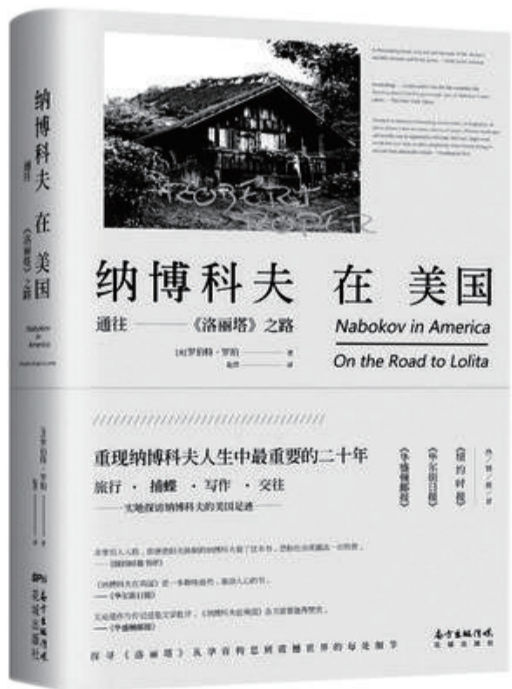
在《新腔》中,从琼瑶、张爱玲、村上春树到苏童、严歌苓,从话本小说到文艺电影、热门连续剧,张怡微以女性独有的细腻视角对经典文学、旧文往事加以重新诠释。



《胡天汉月映西洋》
作者:张国刚
出版社: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从专家的视野,以通俗的笔墨,为读者提供一部丝绸之路的轻松阅读文本。高屋建瓴,又触及前沿;提供新知,又启发思想,为现实关怀提供历史的思考。17万字,百数十幅图版,是一本切近当下社会热点的文化普及读物。

在美国西部,追随纳博科夫的脚步



《纳博科夫在美国——通往洛丽塔之路》
罗伯特·罗珀
花城出版社

提起蜚声中外的长篇小说《洛丽塔》的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读者一定不会陌生。随着《洛丽塔》的广受关注并享誉世界,纳博科夫的个

人生活也逐渐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他本人撰写的回忆录《说吧,记忆》与布莱恩·博伊德的两部评传——《纳博科夫:俄语时期》与《纳博

科夫:美国岁月》相继付梓,成为研究纳博科夫的“百科全书”。在此基础上,美国传记文学家罗伯特·罗珀又写了这本纳博科夫在美国生活的传记作品——《纳博科夫在美国——通往洛丽塔之路》。

罗珀作为一个美国本土作家具有与生俱来的“美国本土视角”,这成为他将美国时代的纳博科夫进行全新解读与阐释的最佳门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从研究专家那里拉出来,此乃本书之初衷”。通过这部传记作品,他想将众多读者从对《洛丽塔》的创造者已然形成的刻板与标准化印象中解救出来,将这位众人印象中拒人于千里之外、孤芳自赏的纳博科夫“还原”成真切切切、有血有肉的普通艺术家。

当然,要实现这样的“还原”并不容易,试图强行翻越写纳博科夫传记的前辈的山脊,在别人开辟的道路上再走一遍注定会徒劳无功,只有独辟蹊径方能产生柳暗花明之奇效。为此,罗珀选择全程追踪纳博科夫令人瞠目结舌的美国化蜕变:他流亡美国后究竟是如何敞开自己接受美国的本土影响,如何对美国文学传统做到融会贯通,又如何将之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水乳交融……在本书中,作者对纳博科夫认识美国文学的经过有许多详细生动的描述。比如第七章中,他提到纳博科夫对海明威的作品并不十分看得上眼,对福克纳也有过类似惊世骇俗的评说。为印证这一说法,作者还摘录了纳博科夫本人在60多岁时所做的一次访谈:“我四十

几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海明威的作品,我一点都不喜欢。后来,我读了他很不错作品《杀人者》,还有那部描写神奇大鱼的小说,觉得这作品也还非常了不起。”此外,作者还通过考证,从纳博科夫在犹他州所写的信件中得知他密切关注着美国文学发展的动态,并称要将具有美国气质的作家们的作品进行广泛而持续的阅读。

在书里,我们得以见证纳博科夫开着二手汽车,遍访美国的崇山峻岭,在荒野中自由地追逐蝴蝶,发表研究论文;见证他遇到文学生涯中永生难忘的贵人,以及势同水火的仇人;见证他在美国发表大量文学讲稿,为尼古拉·果戈里写传记,将俄国经典《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成英文并发表;见证他写出了将自己推上神坛的《洛丽塔》,并孕育了杰作《微暗的火》和《阿达》……可以说,书中所记录的纳博科夫在美国度过的20年是其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它塑造了纳博科夫的后半生,也造就了如今被世界所熟知的纳博科夫。

总之,本书作者罗伯特·罗珀从纳博科夫住过的汽车旅馆、写作的工作间以及讲课的教室中寻访其旅行、捕蝶、教学、写作、交往的历史痕迹。他怀着朝圣的心情,以细腻的目光跟随纳博科夫当年的脚步,终于写成了这部兼具史料性、文学性与学术性的传记作品,将《洛丽塔》的创作者尽量真实详尽地“还原”给读者,并揭示了美国对于纳博科夫的真正意义。 ■陈羽茜